

小说月报

第2届百花奖入围作品集

小说月报编辑部编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冯骥才·感谢生活
陆文夫·井
谌容·散淡的人
程乃珊·女儿经
朱晓平·桑树坪纪事
陈建功·髻毛
朱苏进·战后就结婚
李 晓·继续操练
邹志安·支书下台唱大戏
扎西达娃·去拉萨的路上
阿 城·遍地风流
鲍 昌·萃华街记事
乔典运·满票
金 河·市委大院的门柱
朱苏进·轻轻地说
李佩甫·红蚂蚱 绿蚂蚱



小說月報

FICTION MONTHLY

第2屆百花獎入圍作品集

小說月報編輯部編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小说月报第2届百花奖入围作品集/《小说月报》编辑部编. —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2

ISBN 7-5306-3288-4

I. 小… II. 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92196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:300020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7312757 邮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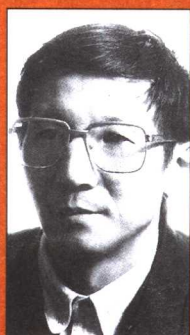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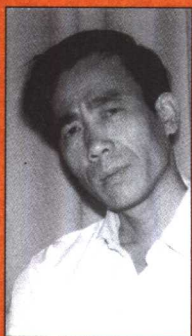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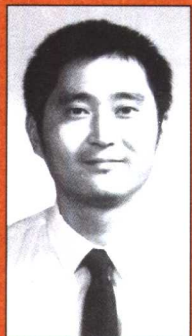
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*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28.25 插页 2 字数 634 千字

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0 册 定价: 37.50 元



小说月报

第二届百花奖入围作品集

目 录

中篇小说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|-----|
| 冯骥才小传 | | |
| 5 | 感谢生活 | 冯骥才 |
| 陆文夫小传 | | |
| 75 | 井 | 陆文夫 |
| 谌容小传 | | |
| 149 | 散淡的人 | 谌 容 |
| 程乃珊小传 | | |
| 263 | 女儿经 | 程乃珊 |
| 朱晓平小传 | | |
| 371 | 桑树坪纪事 | 朱晓平 |

目 录

陈建功小传

517 鬍毛

陈建功

朱苏进小传

617 战后就结婚

朱苏进

李晓小传

675 继续操练

李 晓

短篇小说

邹志安小传

707 支书下台唱大戏

邹志安

扎西达娃小传

735 去拉萨的路上

扎西达娃

阿城小传

761 遍地风流

阿 城

目 录

鲍昌小传

775 萃华街记事

鲍 昌

乔典运小传

789 满票

乔典运

金河小传

813 市委大院的门柱

金 河

朱苏进小传

833 轻轻地说

朱苏进

李佩甫小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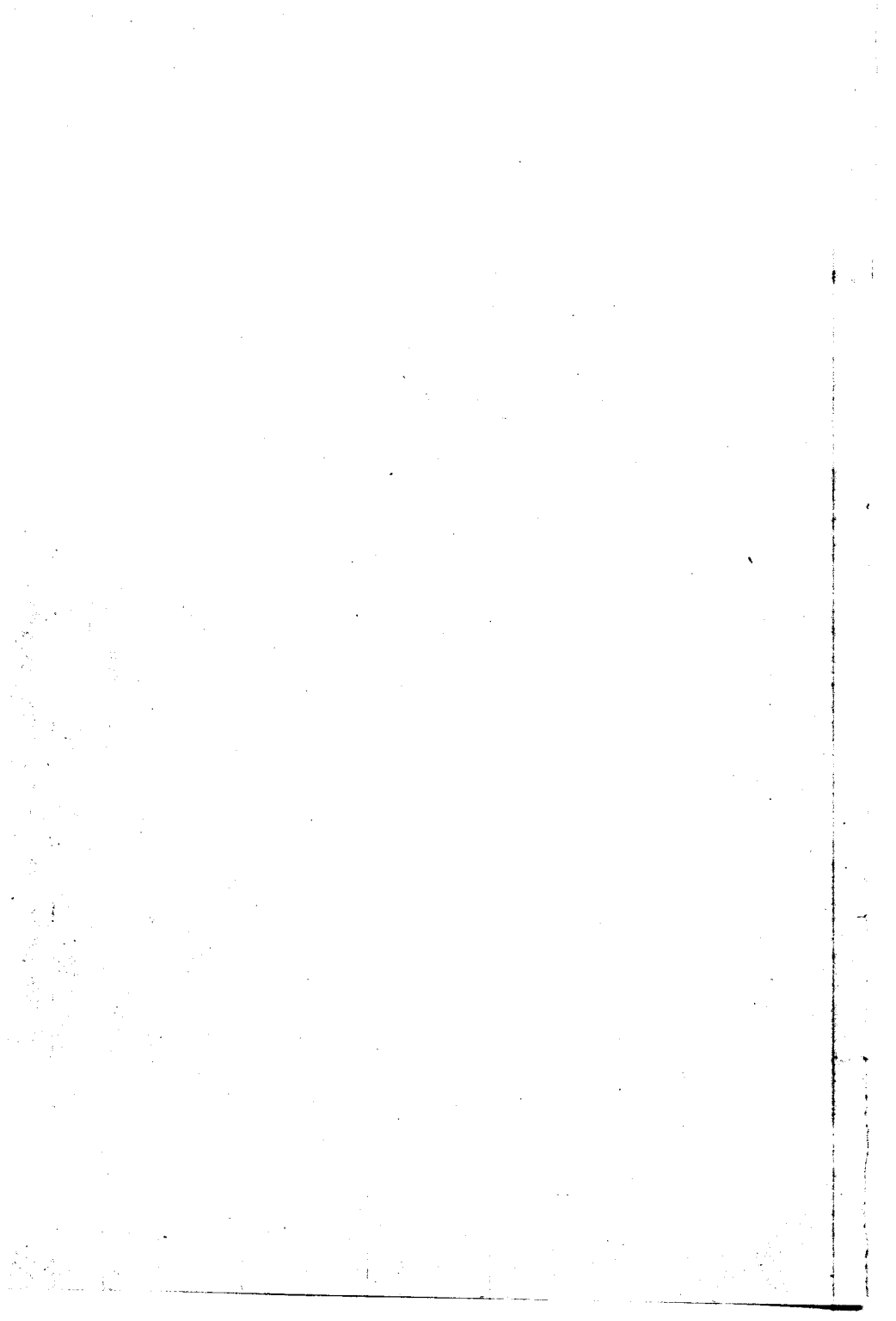
865 红蚂蚱 绿蚂蚱

李佩甫

895 编后语

中篇小说







冯骥才小传

冯骥才，男，浙江宁波人，中国当代作家和画家。1942年生于天津。初为画家，专事摹古。“文革”间饱受磨难，做过工人、业务推销员、教师等，心中有感而发，秘密写作，藏匿于砖底墙缝间，“文革”后为崛起的“伤痕文学”代表作家。1985年后以“文化反思小说”对文坛产生深远影响。作品题材广泛，形式多样，已出版各种作品集近五十余种。其中《啊》、《雕花烟斗》、《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》、《神鞭》、《三寸金莲》、《珍珠鸟》等均获全国文学奖。中篇小说《神鞭》、短篇小说《雪夜来客》、短篇小说《拾纸救夫》、《炮打双灯》、《市井人物》、《石头说话》、《俗世奇人》获《小说月报》第一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九届百花奖。《感谢生活》获法国“女巫奖”和“青年读物奖”，并获瑞士“蓝眼镜蛇奖”。由《炮打双灯》改编的同名电影获“夏威夷电影节”和“西班牙电影节”奖。作品被译成英、法、德、意、日、俄、荷、西等十余种文字，在海外出版各种译本三十种，其中英译本五种。

现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执行副主席，中国小说学会会长，《文学自由谈》杂志和《艺术家》杂志主编，并任国际民间艺术组织（IOV）副主席，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，全国政协常委等职。

感谢生活

冯骥才

献给十年浩劫中受过苦难的人

——作者

火车已经开过三站，这包厢的其他铺位依然空着，多半没人来，那可真要谢天谢地了！长途旅程中，没熟伴，就最好也没生伴，一个人自由自在，特别这些年，可能由于人与人关系变得太可怕，处处藏危伏险，一不留神就陷落下去，我便总喜欢自己陪着自己。在淡漠中寻求宁静。只有在没人的地方才自由么？在没人的地方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？

几小时前天就黑了。可是忽然外边射进的强光照得眼睛发花，不等弄清是对面来车还是到达什么站头时，车身“咣当”一晃停了，直把杯中的水晃出一半。那时司机就这么停车，总像憋着多大的火气拿旅客撒。不知哪个包厢的孩子被吓醒，哇地哭起来。我把脸贴着冰凉的窗玻璃往外看，原来是辽河平原上的郭家店车站。但在那一条条涂满口号的水泥柱子中间，看不见几条人影；寒风把刮落的大字报团成一个大纸球似的，在月



小说月报

第二屆百花獎入围作品集

台上缓缓滚过。很快，鸣笛和关车门的声音过后，再“咣当”一下就动起来。看来今儿一夜这包厢属于我自己了。我躺下来，闭掉顶灯，扭开床头的小壁灯，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，松弛思维，放纵想象，打算任意享受一下孤独才有的安宁，忽然“哗啦”一声车门拉开。糟糕，来人了！

我忙起身开灯，没见人进来，却先拱进一个笨重的大牛皮纸箱。纸箱搁下，现出一个中年男人。我刚想和他打招呼，可他喘着粗气，脱下带着寒气的棉大衣往铺上一扔，回身又提进个破旅行包，拉锁坏了，中间用麻绳捆扎起来；还有一个绿帆布面的脏得发黑、边儿磨毛的大画夹。他把东西往里一放，赶紧回身把包厢门拉上，动作紧张得好像是个没票混上车的。他进来后没搭理我，而是扬着脸为他的大纸箱找地方放好。待他坐下来，我问他：“外边很冷吧！”谁知他好像没听见似的，又起身四下看看，再把那大纸箱挪到门上边的空格里去。我见他举那纸箱挺吃力，刚要问他是否需要帮忙，他一用劲，正对着我脸的屁股，“噗”地放了一个又粗又响的屁。我从来没见过这样不通人情、不懂礼貌的人！而且他放好纸箱之后，也没向我道歉，只用他死鱼一样淡灰色的眼睛瞅我一眼。瞅我时，眼睛一虚，好像看什么费眼的东西，真叫人讨厌极了！我预感一次不愉快的旅行就此开始了。

我决定不再搭理这家伙，头靠一边，假装打瞌睡。但这家伙一会儿也不闲着，总出声音。先是“嚓”地划着火柴抽烟，吐烟的声音好像吹气，然后听见他总在自言自语念叨着，什么“车速太慢”，“暖暖手吧！”，“黑夜、黑

夜、黑夜……”我想大概这家伙精神上有点毛病。后来这家伙就折腾开了，坐不会儿就站起来，总去把那纸箱弄得咯吱咯吱响，我把眼微微虚开一条缝，只见这家伙正踮着脚把棉大衣盖到纸箱上去，完事还没坐下，又去拉开棉大衣，让一个箱角露出来，原来这箱角上有一个撕开的洞。这引起我的好奇。纸箱装着什么东西怕冷又需要空气？显然是活物。起初我以为是偷运的鸡呀猫呀狗呀之类的东西，但为什么没有叫声？即使不会叫的兔子，也会有响动。这时，更稀奇的事出现了。这家伙回头看看，以为我睡了，便轻轻蹬着铺边上去，把嘴对着箱角的小洞，居然小声说起话来：

“憋坏了吧！忍一忍，天亮就到了！”

啊呀！这是人贩子吧！但两尺多长的纸箱绝对装不下一个人，多半是小孩吧。可他背着画夹子干吗？伪装画画好遮人耳目吗？我等他坐下来，仔细瞧一瞧他。幸好我在阴影里，虚着眼看不出是醒是睡，却见这家伙头发像一团秋天蓬乱的干草。平板的脸上蹭上一块块灰，好像刚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。瘦瘦的手上净是伤疤，格斗留下的疤痕？再瞧，他从旧制服、破绒衣、直到里边的烂领子的衬衫，领扣儿全没扣。胸前一个扣子还扣错了眼儿。这副狼狈相，活像一个越狱出逃的犯人。可是细心打量一下，他浑身上下沾满颜色，新的痕迹压在旧的痕迹上边。还有种散漫的、不经意的、脱俗似的气息，不知从他身上还是脸上散发出来。他那天生的红眼边，给人一种忧郁感。一个落魄的穷画家吗？怎么坐得起软卧？这又和那神秘的纸箱怎样连到一起？我脑袋里对这一切无法形成明确的判断。好奇心和一种莫名的不安，

小说月报

使我忍不住问他：

“那箱里是什么？”

他差点蹦起来。“你吓我一跳！你没睡着？”他惊慌失色，显然那纸箱里装着非常之物。

等他像刚才那样着意瞅我一眼后，便说：

“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，咱再往下说。”

他反而来问我。不等我开口，他进而把问题提得十分具体：

“您是作家？嗯，我没说错吧！”

“我？”我不知该怎么回答。那时，“作家”这两个字是一种光荣还是罪过？我苦笑一下说，“……以前写过东西。”

“好了！其实我第一眼就认出您来了。”他顿时松弛下来，脸上的惊慌像水纹一样忽然没了，身子往后一仰说，“您不会认识我，我是您的读者。以前在报刊上常见到您的照片。连批判您的文章也读过，当然是揪着心读的……”

这几句话，似乎使我们在相互了解之前就沟通了。我觉得，我对他那些猜疑也变得毫无根据。

“你……”我想问什么。

他从衣兜摸出一盒揉成卷儿的破烟盒，从中掏出一根只剩下半截却没舍得扔掉的烟卷，点着狠狠抽两口，再用力吐出来，然后隔着面前浓浓的烟团对我说：“我给您讲个故事吧！”他见我有些诧异，就用手指指上边说，“您不是要知道那箱子吗？还有我，都在这故事里。我这个故事没对任何人讲过，但我愿意讲给您听……”。

我从他的目光中感受到一种信赖。人民的信赖是



作家最大的幸福。如果你是个严肃的作家，便会常常碰到这种令你深深感动的情景：一个陌生人，怀着虔诚，把久闭的心扉突然朝你敞开。似乎只有你才肯用心、并能够体会那中间的一切。那么，你获取的决不止于这秘密了。

这时，他已然扭头，把那淡灰色的眼睛对着漆黑一片、冰天雪地的窗外，望了一会儿，再扭过来时，便好像换了一双眼睛：炽热、逼人、烁烁发光；仿佛有种压抑不住的东西要从这眼里炸开。烟头带着火，就在他食指和拇指中间捻灭。“是这样——”他的故事开始了。这几年，风云变幻，天旋地转，以至无论怎样古怪奇特的事听起来也不动声色，谁知道世上还有一个难以想象又撞击人心的故事……

他答应我可以写出来。为了他的安全，我一直靠记忆把它保存心中。只有在今天才能如实地写在纸上。

他妈的！您别怪我开口就这么一句。我一想到过去的事，不知怎么，这三个字儿自己就蹦出来了。

那是六十年代初！我在北京美术学院毕业。我是学油画专业的，不是吹牛，我是那一届公认的尖子。我认准自己一定被分配到美术馆、美术出版社或艺术研究所那些专业部门。那些部门也在争我。和我最相好的一个女同学打听到，我可能被留校当助教。我那时真是兴致勃勃，恨不得一头扎进社会里干一气。“拿着画笔向生活和未来报到！”我整天喜笑颜开地这么说。可是“报到通知单”到手一看，我傻了。上面写着报到单位：迁西县第二



小说月报

第二届百花奖入围作品集

陶瓷厂——一个开玩笑也扯不到的地方。开始我以为搞错了。当我看见“报到人”一栏清清楚楚写着——华夏雨——是我的名字，我感到这单子黑了。我的向往、抱负、前途、计划，连同我挚爱的她，全都涂在这黑纸上了。直到我在北京站等候开往迁西的火车时，还像做梦一样，不相信这变化。为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出什么事了吗？

当时，我怀疑这种“草菅人命”式的分配是系主任捣鬼。因为我和他的艺术观念截然相反，简单地说，他把艺术看做学问，我把艺术当做生物。我们常常弄得很僵，偏偏多数同学都站在我这边。深深伤了他的自尊心……他怎么肯留我？嘿，其实这完全冤枉了他。我倒霉的根由与他毫不相干。他妈的，叫谁也绝想不到……待会儿我再说这段吧！

命运开始折腾起我来了！让我充军到这么个鬼地方，下车也没人接，只好自己扛着行李走，越走心里越冒火，几次想掉头不去了。

可我站在陶瓷厂门口往里一看，乖乖，事情就变了。我一下子把行李扔在地上，眼前的情景将我震住。瞧瞧！大片开阔地上摆着成千上万正要装窑的泥坯，海碗、大缸、瓶子、坛子、罐子，没烧过的泥坯有股子野味的、生性的、原始的美，粗糙、圆厚、紫的、白的。干活的窑工们都光着膀子，坚韧的脊背晒得又黑又亮。背景的大土窑，好像平涂上去的砖红色和土黄色。我从来没见过这种单纯又辉煌，雄性加烈性的颜色！生活中的颜色永远充满生气！太新鲜、太独特了！我几乎什么也没想就爱上这地方了。兴冲冲进厂报到。

厂党委书记叫罗铁牛，给我感觉像个小商贩，又矮

